

創意獎 慢舞．鋼管鸚鵡 / 王文騏



漫步走過古老市集佇足城市叢林，車流隆隆交疊山野喧嘩蔓延耳際及路的兩旁。中央分隔島的那一把刃切割起伏對照，單數門牌號碼的這邊由三起步叫囂至轉身折返三十一繁華索然落盡，舉步穿越對岸祇是近在咫尺，經常習慣裹足不前。

經常忘我置身於狹長騎樓恍然迷離幽谷，雖然荒蕪了綠意與花香，雖然感覺背離城市好遠好遠。

張懸堆疊已構築了一幢幢野性公寓，就在騎樓與人行道上延伸禽國的樂園。流連總在沉迷於眼神穿越鳥籠進入幽微的世界，並追隨光的逐波窺探羽毛隱喻神祕圖騰的聖跡折射。

那一身一身春天百花吐蕊吹染的紅、洋紅、寶藍、翡翠綠以及對比繽紛迷彩的彩衣，極盡招搖袖手旁觀者的青睞，他們隊伍組成雜沓不成隊伍，散佈錯亂地一一接受我的目光點閱而雀躍拍翅。

而妳是唯一感應到我的出現，隨即舞蹈遂從花火燃放的风向處振翅欲飛，的確，不管妳由那個方位開始辨識我，我確實能夠感應妳的肢體語言向生命攀爬黑暗幽谷忽見一絲映照的愉悅。如果這些反覆的縱身彈跳是俯衝模擬飛行，身體倒吊旋轉需要桐花墜落的唯美美學，心想天使墜落凡塵的剎那姿態亦復如此？

逗弄撫摸已超脫我們的藩籬界限，見面就說「哈囉！」、「您好」由妳開始引領其它同伴如翻越山谷的迴音此起彼落。

腳踏鋼管、嘴啄鎖鏈使妳在此繁生的必然生態，寵物鳥與墜落天使的共同基因是擁有共同羽翼或欲望？是的欲望，欲望的腳步常由不自主地進入我心繾綣之地，慰藉之境，來看妳旋舞翩翩跟妳對話嘍嘍，牽引我欲念目光的最終抵達。

不忍地告訴妳我將要遠行，而妳從此遷移新歡棲息？我將入境蠻荒無垠之地，舉目空無一物？

年前，秋冬更迭之際，禽流感風聲鶴唳傳播散開，鳥街商家鐵捲門猶且遮掩清冷天色的乍醒，當我的步履還踩著植物園的綠，伴隨餘溫的光，祇想抽離現實回到那片森林，但我瞿然目睹了妳被遺棄於騎樓下，任憑那隻野貓連番舞爪猛烈攻擊，連帶籠子翻滾跌落路旁驚了魂，我倉皇驅趕了貓，端詳妳羽毛未豐且翼手落翅受傷，癱軟了心策動了我帶妳回家，竟也惶惶終日餵養了妳月餘，卻仍憂慮病毒沾染抑或害怕情感糾葛的拉扯，決然將妳送回鳥街店家。

多年以前豢養十餘年的愛犬相繼往生，困頓空虛的靈魂旋即被一隻既病又老的棄犬所填補，不過歡聚也祇是短暫的一年，牠就撒手離開人世，至今內心蜷伏陰鬱未散，不再豢養寵物的誓言依稀記得。

生命的奧妙走到轉折點或岔口，徬徨遲疑如潮水潰決眼前鮮明路徑與方向，所謂生老病死關卡，理性與感性之間的對峙與擺盪，難以捉摸、抉擇。

從飛行的凌空極目鳥瞰境土已漸行淡出。

欲望之翼翻騰窗外雲霧迷濛了恬靜與哀愁，似幻是夢。